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三十一首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輒得痕瘡疾幾死久之昨春有
天子詔甫畱與家弟北上留滯國門之外至秋始得從

昭雪追唯疇曩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下手教滿
紙及拜雅贖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讀且賞歲杪
與子鱗談足下詩視燕中時隔一大劫知萋斐之革助
足下不少矣聞復為寇憎且有祝融之變造物者何意
幸老鐵尚在不足多惜不才蹤跡誤玷山公啟事中然
此生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者蠹魚此饗何似食大官
膳單舫雙屐放浪湖山間何似車塵馬足旦暮躡屣慈
闈問顏色何似候光範門非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

時自超勝與足下倡和良佳然渠一辨香竟落何所須
足下為拈破徐氏人去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奈何
扇頭詩亦出草次不足存也明卿三折肱知為良醫政
恐仕宦不止執虎子耳子與貧然客日益進餘不悉

又

用晦所使人至得足下書叙致縷縷且為先君子哀些
輓歌情文備極時僕襄事甫畢還越而有晉臬之除以
歲告墓取奏之栢間神廳格磔痛復新矣寄來近集翮

翻有歷下風而老語時自隄健用晦駸駸欲度驂騑前
豫章斗文不在于莫令人快賞何極芙蓉社稿已為作
序并奉酬二首湖上草堂一首試讀之何如郢匠之斤
也僕久絕意世路而為造物者所強復就羈勒雖一再
遷覺景象不大佳也上書納告為歸耕計矣子與白首
銀艾足下差得金紫明卿屈膝又足下抱膝時也肯以
彼易此否比苦舍弟北上百冗如蝟而乞文者踵接出
毛孔間語應之極不有致行年四十五髮強半白右輔

忽墮其一仕宦不止車生耳思之令人悚然

又

昨內戚中有郁教諭者附一書新刻足下不至浮沉否
涓人來得手教累紙具悉近况幽憂之軀不能奮飛渡
大江揖足下匡廬五老間政當於梁月想像顏色耳徐
吳二生作萬里外人于鱗遂成隔天昨年有李翰林維
楨者贈一同人詩云中原七子已無多誦之毛髮悚然
竟爾成讖所刻芙蓉社吟稿聲應錄即吾二三兄弟隻

語無遺失者足下誠一片有心人也于鱗全集凡三十
卷梓之期來春三月內完足下可多致側理為刷幾部
并及豫章諸王孫好事者見和太咏悲愴用壯令不佞
便欲擊唾壺然至千里之念則久耗磨之矣二章奉酬
來雅并薄有書刻之類以佐鄴架幸賜麾納用晦有東
下意果爾當為掃一石小祇園也然不虞濕東宗正條
否

又
蕙寄順甫

昨有一啟附順甫兄計已徹覽矣賢王開館蘭臺以全
楚史見屬二君子何必減左史倚相宋大夫班管餘泚
揮洒篇什令三湘九疑增色健美健美第此事全賴伯
玉握牛耳今復內拜恐諸君遂成參差且淳父前卻幣
仲蔚復滯行公瑕亦在躑躅慨然往者獨嘉則耳雖僅
西南一方而上下千古私慮之不肖少時聞顏亳州
作隨志以為佳後得而讀之殊不滿人意且編年非體
也近來青志稍可耳于鱗集已完梓可三十卷伯玉前

許作序亦復以屬明卿二兄有哀輓幸速寄來欲置卷
後嘉則便附此不一

又

二陸生歸得兄手教及鵝鮓之貺恍如面存佳句日新
慰懷非一弟九月間買一舟汎太湖登兩洞庭覺此身
飄飄出塵世外歸偶子與於胥門容鬢憔悴斗酒相勞
已而甚憐之也詞人百六無減于昔僅伯玉肖甫兩君
氣差王然伯玉已不免齟齬矣足下與新例雅合弟陽

喬甚衆而中丞公長者少具眼恐不能拔凡於驪黃之表然大江以西有操千古物外權者似亦不在長安冠蓋間也二陸生沾沾御李復感推食之惠以為眼中無此人縱忤桓大司馬不恤也扇頭之作故顯及此亮之亮之張元春者吾小友也從思伯游嶺南毋論思伯雅士元春畫品在徵仲叔寶雁行書法亦精工足下試目之使一日千里矣日苦文債填委草不及悉况文為致聲欲作一詩寄之尚未成也

又

郎使來得所寄書及讀新詩感激用壯令人立髮見須
為太公立傳不佞從子弟後職當效勞何至辱筐篚哉
弟知足下欲重之聊拜賜耳拙筆不足以重太公復自
媿也楚泉之補當事者似為場屋見借不免一行以答
其意事畢即當拂衣稱五湖長耳郎使傳行時太公微
有霜露之恙想茲時已勿藥肖甫于菀見存杯酒揚扝
甚快但苦百城趨謁之吏波及衡荆更成擾擾兒輩又

有婚事徵文人不減催租擬於伏中避暑金焦間吳楚
不得而有足下以為何似作傳曰凡二十起始就一書
亦五起武陵天台間人真堪妬也餘不具

復肖甫

不肖行乞燕市中一奉顏色嗣後絕不聞問僅從徐子
與得足下謫狀之略而已目前有郵卒馬生者來言遇
足下頽上念及不肖語縷縷則知足下臬頽上已又云
有新命視滇學政則足下又臬滇矣居無何而使至

以書與帶來開搃讀之叙致疇往所不忍竟嗟乎肖甫
足下以君奔命之身且有行色百冗蝟起而猶能存溝
壑故人胸臆間若此朋友之節猶未墜地也諸篇聲調
極佳已坐開元堂與間僕近有論藝六卷自謂頗窺作
者之蘊刻尚未完俟後陸提舉任滇南當附覽也陸子
僕師也足下幸憐而視之如視僕也外又有好事者刻
僕與于鱗往復詩足下試一觀之僕一立骨耳世好了
不相關小賴篇翰文寂寞送餘晷先君子可以入土則

有飾巾待瞑耳足下無以為念也不腆將遠臆并希鹽
入谷永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勉旃自愛

又

昨奉謁不能操豚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忘分
循舊盡傾家釀俾嗣宗白眼隗俄於大將軍側偶乏賴
考不見譙訶醒而內感且自慚也次日袁抑之太常復
見挽醉卧劍池千頃雲極思得江州鹵簿耳承有東巡
耗旦夕掃小祇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為皖城之行不

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槽真珠能無嘖嘖望
御耶此段或一月可竣尚不孤竹馬公神略潛授梟逆
授首上寬宵旰泰在交知不勝慰情所喻于鱗集序豈
唯太冲托重之意亦自吳季子挂劍高誼耳如以幾務
為累弟當勉爾效顰政恐不免唐突西子也別示云云
不論當否世尚自有人

又

得足下書知按部近况許以旬間過我小祇園也泉石

卉木至鷗夷赫蹠種種色動思御矣新詩雄麗宏放幾
欲槌碎黃鶴華髮漸着天地老語又令人悽然相見無
復它僅堪浮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見奉要意
第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脫然也明卿遠相存弔
故誼不落莫楚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又其鄉人何無
狀乃爾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恠于鱗集序當如命第
恐遇識者謂不如沐頭捉刀人乃真英雄也一笑一笑
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模擬不堪見大平唯于鱗亦中之

然時時作精詣有摩天自運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異人意也

又

弟以前月二十九日抵襄陽而是時孫中丞以其日走宜城僅一再相聞耳三日上代疏因發都下書得百函即欲遣信候足下而念無可使者談蜀道難輒吐舌乃拜郢陵還過均州武當鬱鬱若作眉間色以望日早發遂轉入深山中沿洄漢江時寒水涸澄碧透底怪石競

出如象如馬何啻百千舛人右嚙趾水即左擔時縹緲
破雲際忽降若墮深谷吾以為劍閣灩澦之險不過如
是耳顧從者而唾何獨畏訊張使君次日關戰延見吏
民頗檢積牘報諸鎮書更不能一念寘足下遂以又次
日遣信凡所欲告足下者具別紙足下日奉太君即無
意人間世世固不能無意足下也鄖城如斗大千峰牙
距四護之江水流几席間亦一奇也第老態歲比甚聾
啞齒豁不堪吟嘯又鮮適與為酒人者當復尋博士行

逕耳獻歲便五十後期轉迫勉旃各自愛不腆一詩五
扇及它機杼之餘可以佐太君晨旨者惟財納為幸

吳峻伯

子相書來知足下已至京甚恨僕得一官不復能奉教
左右也向者附數行張孝豐當得達否足下二十年名
家猶令僂行抱紫輦上君子不自厚顏乎符節令頗闕
或得方朔金馬之興且與二三子唱和足遣也僕疎節
濶目東方千騎聊以適趣而已不日擬復理漁獵之業

與足下相見無期欲求平日詩稿一錄庶幾展玩之餘
不忘萬里比鄰意耳顒俟

又

使者來齋諸土物種種烟霞間色也復從宗生致先後
二滿紙足下念僕深矣所叙家難縷至令人酸鼻不復
能誦雖然詞人百六豈唯足下讀禮之間猶得經始玉
華屬厭泉石僕案牘中老吏耳季之所得孰與仲多耶
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落窠殊不足辱長者第閉目掩耳

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丈夫所堪僕既已湛
浮苦海不得不為足下預憐耳鐵網中十年珊瑚一旦
披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悔暗投僕亦何敢自
外幸少寬其期旬日後可上也松蘿之契宛爾高度吾
東吳菰蘆人敢仰覬足下緣得浮家泛宅往來苔雪間
此段致非此不長足下同之矣臘月初繳冊便發取道
上東門能夜出一相訪否宿抱如洗子相為人精進不
可不日下上也伯承沾沾自喜竟無作風塵面孔時宜

詣耳

又

暑迫謁臺遂為所強留滯彌月聞兒病疾驅東歸則小
棺卧壁間三日矣摧痛幾不聊生間取佛書讀之粗得
過耳訊諜縱橫強出視事無面孔可以嚮人僕雖未敢
效西河之毀亦安遽附東門之達進不得為夷甫退不
得為元歎房櫳若掃粉黛削色足下知之能不一掩袂
耶太山之篇草遽不足以辱大譽三詩清絕可咏覺風

味藹然時來濯人爾時眉頭鮮復可解政賴一二友生
耳玆謝玆謝足下以何日還臺僕亦欲西也天目諸峰
時鬱盤吾胷中雖歸計齟齬要當非遠足下步武僕便
先驅

又

夏時為舊部曲所強不免作一書附瀆當上記室否明
卿來言足下詩佳甚然不能譽其語僅從助甫處得十
九章讀之信佳也捧表者不知為何公故無從問足下

起居世法大自應爾諸佳宦如織獨山東部吳使君儼
然于此不凡不凡世貞兄弟自橐籥外日有眼淚洗面
耳居間無賓客解救即萬方不入也獨以白羽小息而
竹宮之釐多上瑞者冀以衆免耳委巷中每見歌薤露
人輒便嘆慕以人理既窮都不如逝者之快又有所不
可輒罷勉就飯食耳張司農故知也當世貞患難時所
以慰藉存問不避眈眈有古烈士風以嘗備足下屬吏
欲受面焉使世貞書先之敬以起居足下

李伯承

使者至致手教嘉幣殊荷記存三詩為東秦生色矣樂
府選體大是風人典刑此段悟境前輩絕少須數日為
足下細評雖然僕乃一長槍手也將無為毛錐擲掄乎
哉所諭茂秦云云君子成人之美固然僕語亦不甚作
劇盧拊落魄不齒乏御曲之譽故是數百年賦手也謝
宣城獎進小才至謂無惜齒牙餘頰覽教殊所未解或
他有聞否

又

樂府絳麗抵掌叔教併其風神似之五言選亦多造心
之語間可商略者十得二三亦非縱錚時人名比也知
足下愛僕深所評薦不敢以諂進足下無罪其狂茲顯
人封上近體更希示教僕粗已成帙旬日後過上東門
倘遂命駕不敢不出政恐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耳

又

昨羅生來得兄詩馬太史吳提學來復再得兄詩兄三

及我詩矣而缺然不報即寢食無甘焉一則以賤姓名如猶縉紳間疾走而避之懼其黜也而何以辱長者一則東邁之後濡首刀筆栝棗其要思都廢矣即寒暄無益之語又何以辱長者然竊聞足下則晉為侍從尚符璽雅步承明之廬以為故人光重幸甚足下吾黨出為外臣僅于鱗老博士師可與言詩已耳如弟綰兩綬訛謀譏駁日至盈庭寢食起上皆白跣也足下天上人不一哀其窮加手援耶匆匆間拈得一五言律忘其似否

足下有以教之餘不悉

又

伯承仁兄念問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輩宣之不覺愴
然南望雪涕也追僕昔覲與足下落落耳既漸覩所作
心稍敬愛之足下折而與我好古所謂知己則未也亡
何足下銜命東土濶踰半歲間時追過投分之淺愈益
係思迨復見愈益親且真也更見不知作何如好耳足
下勉旃簿書見牽慎無厭薄一邑數十萬家生死足下

喜怒中可畏也

又

昌平南道出碧雲寺坐泉聲取執事書讀之良快復自
恨不得與兄共此境界耳次日便蹈足苦海簿書堆案
不覺林泉之思與緣都盡業已傳河間牘七月間可會
邢大夫矣風塵中差此慰心數歷過日又未審何時得
奉談笑也京師態比當益甚不妨達摩面壁某疎狂自
許一觴一咏今段刀筆亦自錚錚捧腹自笑老子韓非

同傳也子相不可不會同年中楊膳部其人人物志也
亦一二下上否

又

上事人回再得書相問殊至邢大夫粟一麋待我就刺
取血酒池中牛飲各成十二體別矣謝茂秦盧次樞謁
我於魏城中一日竟去某當遂東汎河取道益津也京
師中態日益甚嫫母眈眈足下於何處藏蛾眉耶見須
敵稿且就緒詩若文可得十餘首昔人所謂仰面看屋梁

冷淡生涯耳鍾期何人哉勉旃自愛

又

比自庚午奉教後棄官南歸再起出入燕楚時時念兄
無異粉署而鱗羽為艱近從李史君處得手教恍若奉
顏色且連有三熊之夢不勝慰心白香山官位差小進
耳聞濮上園亭若復道者四蠻素綃角又更倍之渠僅
有阿龜不堪遼落兄篇章朗著又非彼所及也所冀禪
心不墮魔女手中時時容綵筆翫世耳新刻甚精第記

得凡白鹿舊聯世遠六經藏入壁丹成五老化為峰是
前人所未道語今却改上句覺景雖勝而聲事不稱仍
舊貫如之何吾家弇山園真足稱三山六水宏麗幽絕
事事可意為吳中少年共之郟城僅如斗大安能久範
繫耶所輸兄者此一着耳承諭後進何如人天下大矣
句踐尉佗崛起江海間不無大國之賦主盟故當自難
兄表裏河山故無害也李史居然有慷慨擊唾壺意亦
是一恠事可笑可笑

魏順甫

前春一附書及詩順甫也計當已達何寥寥若此得報
知順甫還為舊曹馮生白首之歎豈唯在昔雖曹事薄
足以佐順甫開卷無害也世貞竄跡海郡無可復言塵
念不能自割絕當借人了之耳明卿豫章詩絕佳雖已
稍邈然文法吏益得以濕薪束之矣山居四載著述必
富何以教我寸陰可念即一墮身手板間行當悔惜也
李實夫還部否所與往者何人不惜指示為屬春雪作

寒強飯自愛

又

至後得足下六月書附承起居為慰知數過于鱗甚昵
往者乃壺公試長房耳四律氣色奕奕射眼梁甫鮑山
聯小似杯棬杞柳然不傷句愈見苦心年來白眼倦看
人有味乎言之也僕不即死猥復浮沉里社中真難着
眼鷄肋此生時自覽鏡私恨七尺為千古慙人開端獨
詩筆縱橫靡所不破以此小小快心如阿鼻中甘露洒

耳覽足下新詩令人想見司馬宣王拒諸侯渭北時狀
歲月其馳勉旃勿輕失于鱗也近體聊見鄙懷并有于
鱗一卷可就索苦讀之

梁公實

昨足下行未幾僕遂銜命出問途中人足下動止厯厯
恨莫及耳抵家苦應酬久稍稍驛方築一室未度置圖
史海寇猝發倉皇避兵吳中吳中世情太不減京邑且
更北耳于鱗書來言賢弟復得雋大喜足下眠更穩

番禺饒山水璇房葯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游從甚樂也第丹砂未易化石髓難識亦有不死術足下知之耶廣陵遇吳明卿為我停數日過從倡和致極不俗同舟梁生落落別可人意小比當得面子相風塵中不意有此段事于鱗出守以貧故不能具太夫人餽粥故聞謁臺使者郎中長揖徑上莫能詰也故是吾輩作用增城香山二公會否其守論云何知必無鉤絡足下強飭自愛後晤未涯勗之而已

寄陸與繩

弟此行殊不得已苦當路聊蕭之不置且無辭以對耳
六月觸暑就途公私追餞十日內遂無頃刻休如陸叔
平周公瑕及二三宗戚居然至情此外不免張君嗣之
歎矣今日至丹陽稍間料理故人遂能急兄走一价相
聞淞陽距江上百里兄之不能會弟猶弟之不能會兄
也肖甫出京中報書云兄非久即北召乃數偃震除目
何耶如弟猶更杳然雖時時信一及然旦夕事異安能

望栢樹子成陰哉每讀李于鱗詩竒數能令遇合變美
材常被功名愚此際尤覺有味也肖甫每謂弟與繩所
至推轂足下奈何寥寥齒頰間弟謂與繩以道眼觀弟
弟尚隔一塵以世眼觀固自愛其所當意者何能不推
轂也若弟所以報與繩則異是願與繩無赫赫名願與
繩無德於人而已徐相公之愛尤甚其次則我相公佛
地位人也而外議猶謂臺監為之快意弟不自量欲出相
公於怨親界而不能奈何奈何不腆扇頭一詩及機塾之遺

將潤臆乞照入夏熱雖溽滌陽公署若蓮花水月觀當
不苦也

王明輔

郡城飲十日甚驩二布衣遂獲虛左也雖然彼所以重
使君至矣颿飽無恙遂抵益津治牘畢且比日取盲史
腐令書佐濁醪以當二三君子耳于鱗比復相聞否理
篋中僅一筴捉筆書二詩遺足下及羅君有力者負之
而趨可也別封為我遺盧生匆匆不多及

又

曩歲以獄吏持少緩而家大人念先隴則從囹圄中刺
促世貞歸也以故得道謁門下廼門下不忘故歡進之
先國步次家難縷縷叙致即不以酒食奪區區守而枉
車騎傳舍餽廩繼焉歸無何則傳有非常之耗狂走冰
雪不能告別門下竊自謂旦夕人耳亡以報長者洗沐
恩唯是做盧餽粥之田以席二天庇至都乃不遂捐了
然之息居閒逕絕躑躅覆盆之下希回照耳平生還徃

削跡且盡而乃辱門下遺之書至損奉祿之貺入與家大人言之出則對老母相隕涕以邦君高誼所罕當者又昆從繇家來稱僑產它邑幾不免控揣門下為移邑免報自中禍來盡室而北拮据桂玉家之紀綱非門下憐而寬之不併為溝壑之瘠即他日萬一奉赦歸僅有一子為府主踐更亦所忻耳家大人一二門生輒為瀆門下此欲自盡其所以為家大人者門下之念愚父子至矣固不必爾也慄愧慄愧神明之政翕然遐邇旌書

日聞節鉞在屬恐不能為父老久借公奈何世貞比狀
無可奉聞者太乙祠釐不休差用小寬耳

又

每與陸太常語公清度津津溢齒頰間也大梁無信陵
夷門之風者二千餘年于今矣于鱗非久輒去唯公有
以復起之世貞故是丘壑中物昨為造物者所強已不
免深源會稽王之歎今段事勢至此豈可更流酒濡首
二月初即上書乞休無何老母忽感脾疾幾遂委頓幸

在扶侍漸就痊可置身醫藥不復挂人世事矣承公倦
憊慰存唯有感歎公此遷倘在江浙尚能扁舟出迓棠
陰下也偃曝無事戲題雜畫十二絕念欲得佳筭藏之
適公使至聊以奉歸

又

向有梁生者云欲西北遊太華因附奉懷詩於扇頭并
往所草卮言乃聞其人尚留滯金陵恐終不達矣懶癖
怯暑不欲與人世事忽有球琳之翰從雲間墜讀之則

恍若對芝宇於鷓適軒也僕近得隙地於隆福寺西頗
饒水竹前結茅宇後構一高閣安藏經時時戢身其中
不復知天地為廣恨宿障太重魔來嬖人不能洗盡耳
公所為就正錄序益見造詣之深魯君可稱大力人太
極圖元大逗漏然讀所剖析又是一重公案覺明卿數
言簡切耳宋時措大掩竊前賢訓故操戈入室邇來似
有天意僕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關中諸名集
荷一一將致僕嚮者略聞之李斯云擊甕叩甌彈箏搏

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想公亦以為然耳
向卷誠恐札賴偷兒為我藏拙不堪再塵鄴架矣近成
戚將軍新書序并雜刻二種赤牘一種扇書詩請教物
候向暑冀加飡自愛

又

歲大受計寔藉口公與不肖以文茲舉而公竟不免夫
孰非命也得手教三復之怡然以一二知己為快而不
以銷骨為恨殷深源小豎子耳即虞仲翔亦似芥慙吾

法藏中固自有人也不肖幽憂如昨宿業所纏作者盡
魚齟齬不已翰墨時時自入邇又於小祇園增一邱一
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日把蟹螯拍浮
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不覩李都尉循髮時語丈夫豈
堪再辱耶不佞椎不文無能為先府君重何再承筐篚
之損念一信四千里不易敢拜嘉薄有所效以當於吳
縞之誼幸賜裁納所需舍弟書渠臨池之技遂出不肖
上不敢隱也却上四紙薄寒惜慄北土尤甚軫然之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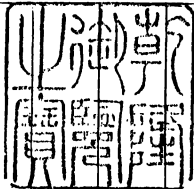
小節哀思以為茲道不宣

又

自入郎吏牘小簡得從事鉛槧暇輒屈指故人心旌搖
搖太行白雲間也暑退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而郵傳紛
紛格司馬法不能發符繻以俟小間而使者先之矣公
方黜美杜機以與羣真四果地位人游乃不忘舊知而
使雲霞之跡屈重於風塵不佞固喜欲狂然不能無中
噓也所諭新築在千雉內跽武丘壑放意圖書超覽宇

外而不鮮離索之感乃知三徑非難二仲未易僕比不
攜家僅一有髮僧耳日受堂叅而無法可說稍得靜坐
滋味似見阿閃又似為總持一念所奪俱不堪奉獻也
小疏時上多齷齪長語然已荆棘世眼謂不病呻吟老
翁作兒態矣公何自賞之乎公自稱守鄧時得臺一温
語增價十倍敢不敬拜下體之誨不佞即黃綬以下未
嘗不假以色也太夫人七袞不能稱觴從子姓之未以
為歟不腆之辭庶幾少効勞焉來月當茶効左右諸惟

為道自愛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宿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章浴曾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吳明卿

舟所得十絕歌之不覺泣然涕下也悲風泱泱乎來哉
已又自慶生平脫疎多口語與世左道何辱幸諸君愛

發潞河南者日亡慮數十舟那能載此詩往也僕南矣
所見風物亡不勝昨游者至所與接語非類因念數子
中于鱗最久頽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晚合亡減肺
肝五嶽之士風馬不及何觸而聚曷剖而解天涯比鄰
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
抵前途少息欲作廣五子詩遂首足下矣勉旃自愛視
草下形闡約數子夷猶西陌銜杯酒放歌毋謂少一前
席人否

又

天津人去附一信想達矣舟日夜南追侍老父抵吳門
稍得一會屬軍事迫匆匆第言明卿有卷軸寄余者置
篋箱中持去越矣歸後接俗客欲作胸中所無語酬應
甚苦抵淮臺臬諸君乃更令作生平所無態身是卿輩
人何堪遭此鑪錘也于鱗時相過否子相慨然拂衣大
是急流勇退僕郎秩且五載栖栖道途當為愧殺幸強
飯少有所見進退亦陳迹耳明卿倘有時覓便寄我乃

深願也

又

廣陵三日飲大是奇會吾輩雖于鱗嶽嶽能作酒間狂
態燒之唯足下與僕耳北就子與拉順甫過吾未嘗不
南望長歎也曹中日對纍纍出嚮俗面令人雙眼自合
推案小間即取架上編讀之古今稱缺陷世界所取
既羸便可隨分必使有盡之日事求相當亦已愚矣此
間甚少足下何不促攜楚袖來耶縱武溪中桃花可念

巴渝瀟瀟諒無足當大雅者抑何濡滯也順甫幾類曹
溪舂杵悟數語便入法門恐不免北宗忌惡耳懷抱對
人極難為足下之言島寇復犯越老父握節奔命不暇
敝廬枕海或終遭賊手于鱗出牧不理上下奈何奈何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甘之知固宜耳不記子與坐上
鼻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發雖然僕乃其魁焉
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以為忌足下

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縻之今令不絕升斗祿而
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拂以牢騷激
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于鱗且甘心邢州牘暇呼蔡姬
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歌呼為樂獨僕仙仙乎困
一室舉翮四隅時賴歌詠陶寫無足言者人便聊以問
足下更旬日可得復書也自愛自愛

又

昨得書知益教然自放也子相謂徐兩生酒炙盡足下

也固難足下哉諸篇如食周家寒具快不可言薄命蛾
眉歌之惋然涕流乃某心頭語假楚狂發耳足下侶欲
得不才文為別恐益丞公一彈章然亦忍能意相拒也
謫地當何所嚮風塵甚矣吾二三兄弟恐遂生死別滄
景之間取道握手亦大竒也第不欲傷老親心且復踟
躕足下無恠拙集須有後命乃成帙必一寄衡湘間別
紙肝膈看即焚之

又

別後再把于鱗臂一遇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郵中得數
行耳人生忽忽可念既無王喬越境之送又乖叔夜千
里之駕足下以僕非人哉凡三夢足下最後乃葛巾來
謂余不能折腰鄉里小兒徑解官去矣豈足下真有之
耶適得邸報僕已作青州老兵足下能屈為郡僚否庶
幾尚可朝夕也白鹿洞新詩當何道不必廬山康王谷
水一洗數百年俗氣矣家君粗自健兒女輩無恙聊報
足下

又

海上報足下書與諸詩計已悉徹覽矣足下何時履南
康任守版無恙乎僕寢處蹻跼加之新少年如束濕薪
所以雞肋未決者豈謂五斗足戀耶北風漸息老父或
可得以冗地弛肩僕行止如枯葉蜩承之而已于鱗再
發關中書大賞僕詩以為秦漢來二三十年僅見此物
耳知言哉使得足下諸篇讀之又不敢曉作何快狀也聞
越二君子一相聞否于鱗有四懷及四寄絕句僕方和

之未就今錄以寄足下兒長能跳地作虎子否吾兩孺
風氣日上其一以侍家大人恐足下欲聞之

又

與于鱗約久欲走一介訪明卿匡廬五老間未果乃數
從除目目諸遷人獨明卿自如恠之又數夜夢明卿焦
悴風塵吾二人東西呼之不應也書謂于鱗得無有變
乎乃復從計吏下謫版矣是進不從不肖退不從于鱗
也妖夢是踐胡言哉胡言哉明卿即攜二婦還武昌著

犢鼻賣酒不然何以啖之長安中大人橫目待明卿來
曰嘻而索而予研研然固當即明卿創何面孔向之明
卿孰計報我也于鱗自喜益甚衡門脩然不容尺屨第
時時擊鮮田間從世貞卜夜歡耳青州綠沈如雪山世
貞治之且三歲眈眈惠文無能難我也則明卿以世貞
猶龍乎哉世貞乃非夫也坐家大人次且故不歸歸後
先等耳東方之人亡識楚道者彼以風馬牛不相及甚
難之衣裘二種以共下體餘奉少許時作酒須

又

歲抄懷人淒其欲絕得于鱗濟上諸篇已復得子與雲
中書足破栖悶最後而足下闕使至手記念存先君舊
雅羊曇西州之慟損餉老母下逮兒稚俱辱篋篋嘉賓
剡下之資武夷一集烟霞蔚然靈運臨川之藻末及子
相蒼叢遺文子期山陽之思促與家弟宣之始大愉快
使我神王既復循省今昔愴然內沮泣數行下自子相
公實婁遷異境于鱗鴻舉僕亦蠖屈徐生齟齬衣冠道

盡僅一足下碩果不食情者何物能令人老嗟哉嗟哉
僕奉諱來忽二三載偶不旣死戴顏稱人還以冠警奉
慈顏入城雖未脫衰絰長絕聲伎至人間吉禮高宴一
切廢謝而饒口不禁遂奪蔬素結習牽引仍輯敝帚風
蟬雨蚓候至難遏吻翼之間資人厭笑往往臨境自擲
中寢忽起與愁終天無境足避欲死不得生無一可嗟
哉明卿世人見僕具眉目張口舌緩步詳視猶以七尺
見待不知其人已非人也不然家有先人餽粥之業良

賤千指頰仰無累敝廬園池容膝之外尚可游目藏書
萬卷作蠹魚其間亦自足老僕豈逐逐腐鼠者自明卿
外于鱗子與有幾鮑叔故聊為一言之承諭擇珠之夢
此是足下精誠所發于鱗往往照乘如僕不過一鮫人
淚耳闕寇近耗如何邵武雖在上游不至剝膚行省資
調兵食恐不能不妨嘯歌也子相集序勉爾奉命中間
評隲不相假無論二三君子即子相地下聞之亦未首
肯然僕以為吾曹宜據實毋輕許輕許將使年少有以

窺人李獻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吳子輩謂獻吉
忌昌穀此非也昌穀偏工雖在至境要不得言具體何
論化乎吾猶以獻吉為浮未見其忌也叙子相如是是
足不朽矣明卿以為何如癸亥稿乏善書者僅錄近體
以當面扇頭一詩見鄙懷幸教之子與故倦游不出矣
泉守周公僕嘗及門焉亦相問否王道思遺詩文頗為
訪錄全本相寄慎甫入及于鱗門而始見亦大恠也今
幸懼然矣家弟工于鱗語風氣日上不至落莫恐欲聞

之故具示

又

前書去以烽燧故慮有浮沈不謂復得使者辱餉種種
備至三月而兩損故人筐篚又越在數千里外何念之
深也扇頭二作情至語殆不忍讀諸篇精核沈雄五言
近體尤是長城案牘間乃亦有天際真人想耶僕向詩
吾黨無中駟誠然哉子相集序自讀之亦不能不恨宜
諸君之未蔽意也雖然僕生平不欲浮譽人施之二三

知己尤不宜爾即寧使子相鬱鬱地下奈何欲吾舌短
不至鼻操筆後進謂我曹輕自標榜也足下試更味之
如僕言子相固不得入作者室亦豈兩廡間物耶向在
青有談藝四卷喪中理舊帙稍增損之不敢輕出記有
采子相詩一則今錄上倘置集末亦見區區臭蘭之感
足下遺錦綺再矣不知僕尚布素也篋笥之則虛足下
惠幸毋及也里中好事人輒梓僕與于鱗往復詩今致
一冊能為加丹鉛否比苦城居局促飯不得下咽傍構

小園誅茅為容膝之所讀書其中扁曰離資足下幸作
一五言古體寫掌大簿遞寄來可登卷耳德甫復點白
簡豈真拙宦耶當有故幸示之承擬卜居吳興僕近游
焉風物故自可如劉司空輩皆寓公也第令太史公品
之不若吾蘇耳所寄子與書渠近感一美疾幾化約以
破鏡夕見訪至當授之因與商足下菟裘也新詩奉酬
殊覺形穢初熟珍飴自愛

又

昨知足下朝取楚道而北悵然悵然松桂偃蹇從何所
舒色乎汪中丞書來則媿媿足下不置也此君不減皇
甫度遼能倒屣節信又一真陽令者云曾受詩門下走
使千里而勤渠我也未幾邸吏至真陽令報左矣豈吾
黨不利人尚爾耶世路漸夷畊釣幸不至失所坐卧散
帙中差強作二千石第一念及泉夜輒痛恨生趣且齒
髮漸搖動形神不親旦夕溝壑亦任之耳佛書大堪解
縛恐足下未便愛之四絕書扇頭附吳志道上覽此生

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子與多可則宜然為人恂恂長者若不為狸貉所噉保無他禍也子與貧為妻子輩所勑又不免出矣如何如何李生絕不得耗聞魏順甫梓其詩宗集完可多致幾冊

又

前見陸吏部言足下當遷者數矣何以尚滯啓事耶僕二月間走雪上吊子與念其宦日拙歸橐蕭條不忍久溷遂歸矣于鱗為作徐母志銘真淮陰搏沙手也然僕

偏師五千亦自旗鼓足下當已見之張氏兩甫後先走
一介視我山中助甫解作我輩語真所謂駸駸欲度驂
騶前又有陳丞耀文者博浹於目下少兩亦足下同年
也舍弟風氣日上吾甚難為兄賴其好飲吾始得少休
息入春忽忽酬應構一禪室坐不能至夜輒為酒人牽
去幸具少宿力惜騰中亦不至出下乘語耳子與言于
鱗意似欲足下且緩刻武夷集不知何故足下既自己
長城恐亦無慮輸攻也偶有一佳物欲貢置足下藥籠

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才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
逸不可當似少足下裁剪耳渠以足下詩汪中丞文戚
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為閩中四絕足下一見便自能青
眼亦何俟僕筌蹄也新刻三種附覽冗迫不能成一詩
亮之亮之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參承亦既勞矣乃猶能惓惓念愚
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錄於名山志

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蛾眉衡嶽不如
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得稱尊而崑崙天柱以要
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僕續尺牘及
時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寂遂立洩耳然
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卮言旁及非類大
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夏之拉擲不如椽室完整
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
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足噉名乃過自挹損吾輩

金冬山先生集卷三十一
卷一百二十一
所愧也已為足下致深感矣

又

自于鱗歿與不肖家難後絕不得足下一書幽憂中不敢及時事至嗜除目若渴者迫欲得足下及子與量移耗耳乃當事諸公猶能以眉眼待足下又伯玉入樞廷不為文士少用也不肖自先事苟白沒齒無世念苦為造物者所強補官之後至令人守迫再疏見閣黽勉一職躑躅常調無歲不請一聞老母病報解印潛遁而忌

者猶以出處見訾可歎可歎家居坐卧萬卷多古法書
名畫小祇園木竹日勝臺榭爽塏扁舟蠟屐五湖諸山
間服除之後皆文酒日也亦何所藉彼正恐復忘吾處
耳每念于鱗竟逝忽忽無賴不肖蹤跡參差殆類所欠
一死昨構得渠全集合三十卷念其瑕璧猶足連城不
忍刪去之唯書牘之類稍裁其無謂者足下與伯玉可
草一敘即付來梓之毋令幽明有不竟之恨楚史固自
賢王右文實伯玉一片心也猶慮諸君子總雜不諧益

左氏班馬不出二手故耳茲因沈嘉則便附此諸懷種
種筆不能悉自愛

又

仲夏走使數千里致奠於我太夫人又損橐中裝為不
肖兄弟伏日費何足下念之詳也八絕句一排律伏奏
之肝腑寸寸裂矣餘答寄懷慰古近又四章足下收南
海鮫人淚滿掬盡以遺我初猶泣然淚也已盡錯落真
珠矣刻成古樂府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得足下而三

然不佞傷離于鱗傷合足下亦不勝其合矣夫離者病
獨覽合者病雙閱此在連城不無微類也于鱗集完刻
呈覽足下試繹之此君雖以文筆尚在人雌黃間其瀾
伏起束各有深意巨力未易言也今世賢士大夫能熟
太史公班氏則有之不能熟戰國策攷工記韓非呂覽
也以故與于鱗左其稍有可商者必欲以古語傳時事
不盡合化工之妙耳然亦未易言也足下作集序須及
此意乃足砭世眼膏肓至望至望前頗聞足下家有荏

符之警得書知復挾祝融氏一洗而空之向語避地陽
羨或於吳興結數椽寧復虞此乎然人生飲啄自有分
老鐵尚在何害也貴陽一方寧足當牛刀倘以暇日盡
文其山川之陋乎哉

又

再得足下貴竹書歎逝者之不復慨生存之無幾披寫
表素以暴幽明即無論僕與一二友生酸鼻于鱗有知
亦自無憾地下也向梓此君集未即點檢數行內剗劂

之鋒遂不顧揆人眼耳謹即去之矣新詩種種便似閱
萬里圖經不待咏鰕隅而知為蠻府也秋翮凌厲遂當
扶搖而上如僕者幸自在家鋤菜為人刺促勉再一行
然所以留滯周南者政為驅之作老博士耳顛毛被領
日磬折少年前時得甘言自暝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北
山蕙帳尚未寒也子與躑躅閩海三甫皆在田間而德
甫雞骨尤憔悴唯汪司馬張中丞差自強耳二君推轂
故人良厚能令萬里之外不畏天遠賢器比冀當獲雋

兒子風氣小上三試忝首然不敢過有望也起家後行
稿附塵清覽不一

又

初從南陽道中聞兄以前臆二十六日抵任凡兩作書
附大梁人去昨見賀歲者至云兄尚在錦里當以新正
二十六日抵任抑何濡滯也當使夾池翠竹晚失葱蒨
夷門白首老不待年足下耽南楚之游毋乃孤中州之
望乎今日從朝天回杜門無事因得遣候兄信記孔文

舉與曹公書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今兄過二而僕始滿文舉復歎歲月之不居吾家逸少
悵前路之轉迫安能縮地於梁楚間作一聚首耶聞子
與重刻于鱗集閩中有所刪削僕可藉手以舒足下色
矣不腆廩既之餘供門下一醉幸賜照納扇頭詩見鄙
懷或可希瑤瑤一一報也

又

郵吏歸得足下書及志喜四詩足下念我固當不憂人

謂皮裏無陽秋耶所喻為驄馬驅逐中州風物佳甚不然者即不以三公易矣僕以是月望後一日登太和絕頂其宏艷雄秀目所稀有昔人謂峨眉為震旦第一山此恐不甘第二也胸中差我磊塊非之不敢輕出與之角稍在嘯作噓嚙聲已為罡風吹墮天外矣助甫約同遊而不果聞當至郟却有大慰心事渠已有副命昨方君貽數行見示謂即欲真補且又欲破格處歐楨伯塵埃中乃有此有心人作如此不俗事真令人賞歎深斷

斷伯玉無復更冠蓋長安理書來謂且以省覲行更自
無跡僕車已生耳當遂乞骸不然又作一伯玉也縱歸
亦豈能壁完意不欲右文之代再見此事爾

張助甫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干用事者
乃辱不鄙而賜之書出遷入固洸洋累百千言中間所
以獎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白事上
省得從于鱗田間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真可以搏

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為時聞人而已不佞少
竊父兄餘波汗版籍賴天之靈不令入從中秘諸先生
游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却黜人間之好相與劇
琢其辭以為亡論身後名即人生舍死亡足娛者而又
賴天之靈不遂懵昧自六經而下於文則知有左氏司
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
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
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

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蓋日夜寘心焉鉛槧之士側目誰何獨于鱗不以為怪時有酬唱期於神賞已耳不謂二三友生復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間口於薦紳大夫者皆不得已汎應之語所謂糠粃也然未一二分旨於口固八九枳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出其藏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說為文如某某而貴如某某而傳者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足下鼎歲入政府衣袖襟帶足以旁映遠近今足下舍

此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璧連十五城而不易此璧難也荆山之璧連十五城而不易然三入玉工手而不悟此非獨璧難也知璧者難足下深於璧者矣不佞無恐矣二三友生彬彬一時宗卿神韻道上微少檢質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構合作必使輕重宮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發覺明卿小優耳以足下所急畧為舉之別草歌行一章刀筆長物不復深致覆瓿可也藻鏡多燕葩竒日新佇希鴻章以慰

駒谷即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受事粗有效不以愉
懌為宇一介在宙一息非文章哉何用自寬勉旃足下

又

某嚮者不量輒妄有所投贈退恒自愧悔疎賤之無當
也而迺辱走使裹匝月糧相問訊啟械之刻僚吏改容
僮妾色飛以遠方賤吏何所得貴人若此乃某竊沾沾
自喜不以足下進不佞故喜吾黨有足下也嶺南梁公
實恨失之太早生但汗血今公實不死矣足下詞筆驚

鵠良驥擊空躡景獨得人間一種雄快下上子相時扼
其吭何所假不佞哉又足下須某全集及批點史記古
樂府史記固一二漁獵焉然鄙不能日頰首而效丹鉛
之力須後命足下語不及左氏者豈少之耶其叙事若
真宰之琢萬形亡不極意窮巧字字珠玉也世人掇拾
其餘瀝可厭耳不佞昔稱使者治獄燕趙間而燕中要
人脩睚眦迫急謂旦夕不死且竄也以故檢西曹時賦
樂府四言古選近體諸大小雜文總得三十四卷比

於嗚嗚之歌即不以施名山而覆瓿甘之大要用自媮
耳豈敢以辱長者亡已有所擬古樂府然獨江南諸調
頗足抗衡間倣魏晉十合二三於漢往往離去不似也
于鱗節奏上下瞽師之按樂亡弗諧者其自得微少優
孟之為孫叔敖不如其自為優孟也某近稍稍因新事
創名度以古曲于鱗見之更喜心奪耳今輒往舊著擬
樂府及借批古樂府足下試觀之青州以後者當再上
也嘗與于鱗言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

樂府之變自子建始李杜才高於六朝諸君子然六朝樂府之變自李杜始足下行當信之慎無為俗客言也十二篇篇各有致又陡健舉不佞八章僅中下駟耳中多微詞千萬強閱世情雙側目足下知言哉其他鬱滯欲吐而閤安能縮地與足下轟飲大噱一傾倒也春朝倘以劾去幸為泰山東海歌送我子與俄當受計都下一善遇之

又

前時荒迷中僅一拜尺牘長歌之贈得附承起居嗣後
見邸報知足下復為用事者齟齬有廣平之除溺人必
笑竊有問也何足下不善宦至此耶徐汝寧頗能言上
蔡東豪致此子亦竟謫矣僅一明卿碩果猶三折肱令
人短氣不佞自奉諱來忽忽公除又且逾歲雖未脫麓
素強顏為人春時課僮丁理耕釣之業及日上賦踐更
遊徼不求免與世無涉足養狂態獨宿障未除時問筆
硯指腕荆棘偶披佛書忽若有悟然而七情損腐無復

根器思一游目則外慙路人間及養生則內痛逝者展
轉偏側愈鮮生趣嗟乎故人不小念我鱗羽飛沈湖山
間如遷客歸氓唯阿能幾幸不吞响沫使我渴思如醪
勉旃勉旃楊大名故在東省自云與足下有連時相依
存今當比壤聊爾附問扇頭六絕多恣恣之致可俯賜
酬又新刻二冊乃吳中好事所為非鄙人托寄足下姑
置案頭杯酒間時一開卷如見吾與李生耳

又

昨春有大名楊倅者云與足下文字交又官比壤因作
一書及扇頭六絕句奉寄竟爾杳然豈此君能作洪喬
浮沈耶若足下故當不忘綈袍故人也知足下近量移
楚楚多佳山水新詩想復煜煜入神境無由令我見之
邇來鼎革一新某生啓事藥物殆盡然多采似籠爾詳
步雅語及性命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厭薄文士以為無
尺寸用固宜未能拔足下驪黃之外然足下亦無少為
所動耶僕負大惜天地間分與世長左藏書萬卷金石

墨蹟稱是作蠹魚其間足了此生矣不當復通姓名貴
人前獨念足下慷慨悲歌燕市時間何可忘也惡詩一
并新刻請教向書及詩稿錄上清塵濁水攀望無由勉
旃自愛

又

居恒恠足下書不易得得則肝膽殆盡矣中間憐及家
難令人神傷不復能讀叙遷狀便如賈長沙元通州在
眼黯然短氣復尋有陽侯之難河伯差長者不至助世

人為虐耳八章哭奏先儿宰木如和白日晝匿清霜春
零令屈宋屈體為之亦未過是何足下之善於楚也新
篇字字超越大離魔境見父真難弟所不足於兄者深
穩耳十年來吾黨外不復見此語柄物者安能不相忘
耶僕自除服後得詩可四百首文可四十篇聊以送日
而已足下云秋杪欲自劾操扁舟訪我茲事非身可決
倘得遷越中或可使道相訪或令見父來相與小揚扞
千古事於吾願足矣足下在楚明卿在閩肖甫在滇僅

無恙然可嘗不傷矐嫩也閒來思之作一大笑又恐為
天公所恠答足下詩氣拂鬱不能佳答見父差具少致
耳新刻三種推案後可佐酒譔餘非中書君所能盡唯
強飯自愛而已

又

昨臺力還因附手啓并詩為謝計當徹尊覽矣傳足下
已參薇省野人久不見除目無從核之以資歷聲實亦
當爾尊吏部公萬福賢季詩力駸駸來逼人當於有意

無意間著一砭耳僕自為天地長物身名委擲無一可
道唯於永日酷暑稱河謝客六籍為張翰墨當酒時自
酣飽亡關應酬裸袒不衫衫亦不汗倦即就席醒便起
坐若使等埃榮於軒冕較銖樂於案牘鞞然之際差有
微長耳僕所談藝足下亦時一游目否今世不識丁人
開口高談性命慧能滔滔理解自是夙生緣力豈有一
語之際而便都了耶恐足下或樂聞其說聊以相謂吳
生便附起居所須岳陽鱖鯿黃陂子鵝二鮓食指久動

矣足下何以答我

又

不佞茲遂覲顏而出其非人哉以足下汝潁間月旦當
不知置我何所也然不佞麋鹿之跡分不獲老長林豐
草間凡再上疏三上書書辭澁澁至淚為瀦矣而造物
者不見寬愈益迫之又以所弛不能問家人產為老母
請幾至無所容面乃強起耳此地極堪藏拙倘以舊資
故得東南一地計小染指即拂衣矣縣官廩不易食坐

食之腹脹，億欲微有以稱塞者，足下幸扣囊底智教我。吳郎得高州去矣。子與方作選人，足下避言堅卧不出。大丈夫故宜爾然。消息有時，恐朝夕上食太公所，更不憚僕此言。太類李少卿循髮而勸，蘇中郎不滿，有心人一笑然。願足下更思之。今世名豪士大夫，骯骯不利時，則講學骯骯不得志，則談禪要非得已然。差有人我之辨，願足下為彼不為此也。僕走謁臺者九百里，還受策按行諸山險，又千三百里時，得新語乃不甚作勞。今

錄似一笑二尊人萬福賢弟風氣益奇進時因北風參差鳳翰為望不腆出機杼及薄祿之餘幸毋辭卻也

又

昨抵武昌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起居且報命駕之辱而作吏者日從事車馬案牘間亡論匆匆筆札也即寢澣亦僅計晷耳生平厭明經業一行入棘罰作老博士弟子吾伊者五日而錄入我手十之八不過供人一粲而已弟本不能出而迫於一二當事者謬為知己語相強

漫爾染指遂成觸藩此間中丞御史頗亦垂國士之盼
然司體凌替度非一木所支老子婆婆豈戀戀五斗哉
不能作深源去梯歎子南棊牀恨為少年揶揄也計足
下久已禪服昨所報書皆肝膈而稍不能忘情於羣小
大抵吾曹動止與世人眼耳齒吻自有緣不足較也昨
足下來而見父遂不及一札豈有所恨耶茲附錄往并
李子書為我致之王君載風流盛年握手之後一夕而
逝僕近來齒墮不休衰相現矣以故迫欲為歸計非漫

浪也五鼓起作此欲得一致語不能可笑可笑足下幸
尚壯勉旃自愛

又

不腆問訊不足以報嵇駕十一也而何至厯使者楚錄
老博士吾伊語耳而足下阿所好至津津不容口當為
少年窺也新詩四律是勅律河中羊脂玉精采刺眼更
得昆吾琢之便足償十五城弟報二章乃是水蒼珮縱
爾精絕價故不足論也間與趙中丞語至足下輒嘖嘖

以為毋論足下文雄舉一代其居官敏斷即古雋曼倩
張子高何以過其決策成敗剖疑難昭然龜鑑也世欲
行千里而舍驂騑策蹇乘此何說也今天下能急才者
獨汪司馬伯玉次即中丞而子真肖甫為四耳吾欲得
足下於伯玉姑待之嶺右之除以入計迫故尋聞且有
後命僕生平受甘言負不敢以為然第歸尋高陽社中
侶了此殘臘也

又

但兄赴部不必認題太大望人太難只如儕輩無毀譽者唯稍加平易自成坦途過於裁抑又為人所窺于真亦須此月抵家已移夷陵訪報矣崔嵬之夢此是兄生平見與精神邁之若俟此期則扶搖無日矣弟擬以望前登嶽欲取月色得示當移望後一日若陪從羣公則力辭之已辨白裕行騰接離為山叟裝無慮也此間真僻寂日開門如升堂法師却無問法者閉門即不如退院僧有弟子參承耳兄但來於文苑內豎一指便得不

二法門矣書中故舊俱不足言今世人從世情生又在
世法中長養不能脫世態故恒也弟校集凡賦詩文說
部將百三十萬言得百七十餘卷異時更得玄晏一序
便足忘死矣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